

1964

许道明 著

挽歌的节拍

复旦纪事

这是一本令青年人好奇的书

这是一本令中年人怀旧的书

打开尘封的历史

倾听一位复旦学人

在文革前后的所见所感

南方日报出版社

1970

I267.1

28

挽歌的节拍——

复旦纪事

(1964—1970)

许道明 著

00181051



石化 S1810511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挽歌的节拍：复旦纪事（1964－1970）/ 许道明 著.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ISBN 7-80652-139-9

I. 挽... II. 许...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678 号

挽歌的节拍：复旦纪事（1964－1970） 许道明 著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87373998-8502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大 32 开 印张 10.5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作者热线：（020）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87373998-850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赵忠祥的《往事与随想》带了一个头，名人回忆录一时弄得洛阳纸贵。于是，回忆录藉名人的各色想头，波连世纪末深浓的怀旧情绪，也来了一番“潇洒走一回”。行状文学在我国久有传统，忆旧悼亡之作素来发达，古今中外，回忆录也确实成就过不少人的胜业。这本书不属回忆录，乱弹一气耳，丝毫没有漂亮又得意的私人话语气息。

当今还流行一种所谓学府散文，究竟指写作者必须是学府中人，还是指所写的必为学府中的人和事，或者在腔调和趣味上非得使人闻出些教授学者之流的气味，我至今还搞不大清楚，好像理论家们对它也尚未有所厘定。一切还是走着瞧吧，年过半百，依然学着“摸石子过河”，未必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书中的人和事都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人确有其人，事确

有其事，没有星儿半点的虚构。背景是我的大学时代，大部撷拾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生活散叶，质地都很平庸。虽躬逢“盛世”，却短少了当年清华闻人蒯大富“眼里盯着权，心里想着权，手里要抓权，迟早要夺权”的气概。按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说法，“只不过是男人、女人和毛驴的生命中转瞬即逝的瞬间记录”罢了。从目下的文化市场看，未必有“卖点”，不过，透过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小人物的平庸，似乎较之名人目迷五色的自我夸饰，较之还不是名人而对于名人的攀龙附凤，更能让今天的青年人感受到某种荒诞和残酷。我并没有记录历史的野心，也无意阐发生活的哲理，只是打算真实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的精神状态，内心的生存困扰和矛盾，也许还得算上那种鞭打不掉的活法儿，含蓄些说，是理性色彩特浓的乐观主义，直白地说，是一群傻男傻女见怪不怪的“自以为是”。当然，我还得补充，所有记述的不只是已经发生的事，大半是我认为发生了的事。显然没有张爱玲那个苍凉美丽的手势，但多少满足了我们的“摭怀旧之蓄念”。龚定庵《己亥杂诗》中有“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情感深厚，才调高峻，素来为我所激赏，仔细味索前贤所牵扯的那份七上八下，我等常人也会唏嘘不已。你不妨可以试试看。

中国文人喜欢以自我谦抑作为君子风范，比如称自己的工作相仿于野人“猷曝”或“猷芹”，我没有那份酸味儿。我的这本书，是一个老男人的唠唠叨叨，对同辈人或许有些提醒和启发的意思，让他们中间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少些嗟兮兮，别忘了自己当年的模样；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相激相励，在步入人生晚境时，仍旧严肃地站在人的地平线上。然而，说到底，这本书主要还是写给孩子们看的，让他们知道些他们父兄曾经有过的日子和思考，同时也让他们感受一些米兰·昆德拉式的愤激——“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都可笑地被允许了。”因为，在我当前的生活圈内，我一直蒙领着许多年轻朋友的厚待和敬爱，我深深地感激他们。虽然博尔赫斯唱道：

散落在时间尽头的

一代代玫瑰，我但愿这里面有一朵

能够免遭我们的遗忘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普希金长大的，我始终忘不了这位诗人在喧嚣的大街上行走的身影，也忘不了他的期许

但愿有年幼的生命嬉戏，

欢笑在我的墓门之前，

但愿冷漠的自然在那里
以永远的美色向人示艳。

是为序。

许道明
辛巳岁杪

作者简介

许道明，教授，上海人，1946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电影简史》（合作）、《朱光潜：从迷途到通径》（合作）、《京派文学的世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海派文学论》等。并主持或参与编著的教材、工具资料书有《中国文论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海派小品集丛》、《箭与靶》等十余部。

目 录

自 序.....	1
----------	---

一、复 旦景观

我的大学.....	2
到底是复旦.....	7
“你们要警惕啊!”.....	12
春来复旦.....	16
余音缭绕.....	20
往事哭笑不得.....	25
你们从哪里来.....	29
考试在当年.....	34
啊，我们是山，我们是海!.....	39
再把往事诉说.....	44
谁叫你们年轻过.....	49
在激情的海洋里.....	53

二、这 片芳草地

这里，一片芳草地.....	60
腊味饭及其他.....	65

穿着细事莫等闲.....	69
在苍白和矜持面前.....	74
那时，我们不懂爱情.....	79
在世俗的风雨里.....	84
入团的故事.....	89
风，请你告诉我.....	94
下乡啰.....	98
当兵一月.....	102
又闻独弦琴.....	107
赶上了那个年月.....	111
山湾旧事.....	116

三、**校**园时尚

车儿欢快地奔驰着.....	122
又见梧桐，又见梧桐.....	127
怯懦的烦恼.....	132
游泳中的阴影.....	137
向北京.....	142
朝圣散叶.....	148
遭遇《金瓶梅》.....	153
在南下的列车上.....	157
抬头望见北斗星.....	162

灵魂的哨所.....	167
恋爱季节.....	172
村女爱莲.....	177
炮打张春桥.....	181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186
浮世的王者气象.....	191
柳絮颠狂，夕阳无语.....	196
人啊，你别无选择.....	201
烟酒非为寻常事.....	206

四、血色年轮

有个姑娘叫小芳.....	212
在准备打仗的日子里.....	216
“他已经不咳嗽了”.....	221
肝炎在我们中间.....	225
“大学总是要毕业的”.....	229
只缘遍地是荒唐.....	233
雷填填兮雨冥冥.....	238
猴儿乎？猪儿乎？.....	243
苦也啰，“乱点鸳鸯谱”.....	247
风乍起，吹绿一池春水.....	252

荆溪未过华山来.....	257
扫地出门.....	262

五、**风**雨中的雕像

朱东润先生.....	268
有这样一位教授	
——记赵景深先生.....	274
惜乎，刘大杰先生！.....	279
郭绍虞先生二三事.....	285
笑傲王侯与不作鹤舞	
——记陈子展先生.....	291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297
蒋天枢先生的故事.....	303
难忘吴剑岚先生.....	308
也说贾植芳先生.....	314
我所认识的胡裕树先生.....	318
跋语	324

复日景观



F

D

J

G

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绝没有高尔基那样的痛苦，老实说，滋味特别，好像倒有些高尔基那样的漂泊动荡。

十八岁那年，在初秋多风干燥的阳光里，我第一次踏进复旦大学的大门。没有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说的“天空变得动荡不安”的感觉，劈头想到的却是小学一年级读过的第一课：“开学了，学校里同学很多。”实在匪夷所思，或许惟一的原因是从未离过家，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当年进小学，有过正儿八经的考试，此番进大学，嘿，复旦大学呀，当然更是免不了正儿八经的。学校里同学固然很多，大伙都刚刚经历“过五关斩六将”，那时时兴说“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同学实在不少，几乎人人一脸的十足神气，全然没有比我们晚六七年入学的大学生们成色驳杂，也许更没有他们中间某些人终生难忘的“蒙受屈辱”或“感谢恩赐”。

当年的复旦大学还没有钢筋水泥砌成的围墙，竹子编成的高高篱笆，随便涂上了些漆黑的柏油，从邯郸路桥一溜排向国定路。学校的大门，正对着国权路，邯郸路200号，篱笆上破了个十来米的大窟窿，仿佛随随便便竖起了两根水泥柱，左右两扇边门，中间安道正门，靠东边柱子上挂着有“复旦大学”字样的木牌。进得大门，一条五六十米的直道，伸向第一教学楼，当时叫1200号。直道两旁是简陋已极的木质布告栏，绝对不是明晃晃的而当今又常见的玻璃橱窗。这是很叫人扫兴的，难道这就是名声显赫的复旦大学？恕我实话实说，当时仿佛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清华大学毕竟是水木清华之地，从照片上已经

领略过“清华园”的气魄，由电影《停战以后》，我也记住了北京大学燕园校门的古色古香。就是从上海的几所大学看，上海交通大学校门的典雅令人仰慕，华东师大尤其叫人艳羡，堂堂皇皇，大门里边的那条笔直的大道，两旁是硕茂的法国梧桐，树冠相拥相吻，清晨的阳光从叶片的间隙里筛下，迷迷离离的。哼，复旦大学！

记得上小学时，我是由老娘牵着进的校门。老娘将我一个人留在—群陌生的小伙伴中间之后，我似乎也体验过霍普特曼所说的“昏昏沉沉的顺从就取代了绝望”。时光过去十二年，情景已大不同，我自己拎着箱子，背着书包住进了复旦大学，一副颇有阅历的样子。我的同伴多半也是如此，甚至还有挑着担或行李前后搭肩的，很有些码头上跑单帮的风色。这在我，直到今天还是惟一的骄傲，或许径直是难掩的寒碜。作家陈村喜欢写自己的故事，他比我们晚些了，是七七级，据他说，他入学那天是由别的什么人用卡车送去的，已经有很大的进步。陈村之后，情景更是不同。每年的八月底或九月初，新生入学的日子，校门外车辆黑压压的一片，像陈村所用的卡车自不待言，大小面包车，各色轿车，还有叫不上名称的，几近车辆博览会。至于人嘛，不再只是“同学很多”，像赶集逛庙会，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年岁不一，性别不一，口音不一。这是上海的一家子，那是海南的，川西的，东北的，新疆的，昆明的……所有被送者通常指手画脚，满头满脸的飞扬，而唠叨不休，忙得屁颠屁颠的是那些已经不太年轻的送行者——父亲和母亲，甚至还是鬓发雪亮的奶奶和外婆。于是乎，学校里和学校四周的各色服务行业也红火起来，疯了似的决不放过一年一度的营业增长点。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惟有条标语，今天与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此外，高年级同学组织起迎新队伍，已成万劫不易的传统。更有万世无疆的呢，那些身负迎新重任的男学生特别紧张，也特别辛苦，可不能漏过一个漂亮的女新生

呵！耐心地守候，通常像兔子似的，也像邻居家的那条叫不上名儿的狗，猎上一个，赶忙地上前招呼，抢着搬运行李，废话不迭大汗淋漓地帮着排忧解难。稍稍有些区别的是，当时还得顾及“阶级感情”，点面不宜分隔，团结大多数嘛；而当今则力量集中，盯上一个，心无旁涉，锲而不舍，忙着交换地址，留下电话号码，然后，像那位《再别康桥》中的多情诗哲，潇洒地挥挥手，不过不是飘忽如梦幻的一声“再见”，而是一步一回头，大着舌头来上若干个的“拜拜”“拜拜”。



难以挤进照顾和青睐之列的我等男生，只得自己解放自己了。好像也没有围成一团话凄凉的，多半显得轻松，很大气的样子，怀着发现新大陆的兴趣窥探起前后左右来。大家都差不多，护卫着一个纸板箱的家当，几本破书另加杂七杂八的，即便不是纸箱，也拿不出稍稍起眼的玩艺来。身着家织白土布的，光着脚丫的自然最显眼，多数是灰白参半的衬衫，长袖短袖大体各居一半。到得宿舍，卸下衣衫，背心与光膀子仍然平分秋

色，各自在水龙头下连头带脸哗啦洗了一通，连同把进得校门时的委屈也洗了个精光，咧开了嘴，心里大概都叫着“哈，大学生啦”，美滋滋的。有人好像老盯着我，那人精瘦但结实，略长的脸庞，斯斯文文的，惟两撇眉毛在烦难或兴奋时，会有一种向着“十点十分钟”的态势分布，眉宇间劈有一道不短的伤痕，给他平添了些许刚毅。他终于开了口，通报姓名后补充说：“宝山月浦人。”我将自己的姓名作了回敬，对等地说了“青浦人”。他乐了，“我们的老家都有一个‘浦’字”。不是吗？唐代杨发有“何处迷鸿离浦月，谁家愁妇捣霜衣”句，美不可言；宋代王安石的“新霜浦溆绵绵净，薄晚林峦往往青”，也颇能催人遐想。就此，我们这两个傍“浦”长大的青年算是订了交，在日后的三十多年间，虽不乏斜风细雨，却彼此总能莫逆于心，像两头羊一样的亲善，在那些阴晴变幻的日子里，一块儿吃草，一块儿拉屎，又一块儿老去。

高年级最终猎不上“狗儿”的，陆陆续续开始了他们对我们的慰问，差不多在问过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和哪所中学出身之后，就是清一色的“你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口气半是得意半是严厉，一派倨傲，独少温和。这些在我后来数十年的日子里始终保留着相当深刻的印象，不时启发我观赏读书人圈内的形象，咂摸其间的滋味，等级森严，优越感莫可名状。“月浦”兄用一般文学爱好者的口气说，他喜欢唐宋诗词，平实得紧，给人印象特别诚恳，显示了他最初的公关才具。我的回答是文学评论，看来漂亮些，很有些前卫的风色。提问人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是称许吧，未可知。但他直到今天也许还不清楚，我早在一个小时前就看到他在新来的女同学中间钻进钻出，也毫不含糊地发现他最终没有找上一个愿意与他搭腔的。我读过巴人的《文学初步》，季莫菲耶夫，我也知道，比我早进一年而已。朋友，不必神气！说真的，我还正为你一小时前的遭遇可怜呢。这类的思度方式，日后为我赢得了朋友的钦佩，也给我一生带